

科苑往事

【如果按照原定“超过三分之二同意票,当选学部委员”的办法,当选者还达不到原定名额,为使增选者达到和接近既定名额,这一门槛降为“超过二分之一”。】

1979年1月,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学部恢复,此时原有的190位学部委员(不计哲学社会科学部),只剩下110余位(此外有几位被打成“右派”的委员尚未恢复其称号),平均年龄高达73岁。当时,中科院主要领导方毅、李昌等同志认为,中科院必须实现从行政领导为主过渡到以学术领导为主的体制转变。为了加强学部力量,增选学部委员随即展开。此次学部委员增选,名额之多,可谓空前绝后;增选办法与增选结果对后来的院士制度影响之深,堪称史上之最。

这是自有学部以来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学部委员。1955年首批学部委员是经过民主推荐和广泛协商产生的,没有进行选举。1957年进行了小规模学部委员增补,办法上虽有改进,部分学部进行过投票表决,但最终结果并不是由选举决定的。以上两次增选,在学术标准之外,政治因素、部门因素等也起着重要的作用。1979年开始的此次增选,是在全国拨乱反正、党中央大力调

小红庙随笔

虾兵蟹将与西洋镜

潘小松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其实我等手里也未必没有虾兵蟹将的西洋镜。只是虾兵蟹将的西洋镜拿在手里,而我的西洋镜却在心里。】

海龙王的虾兵蟹将拾到一个西洋镜。那西洋镜是《鱼童》里那个在船上与渔夫争鱼盆的传教士慌乱中掉进海里的。

西洋镜非凸即凹,虾兵照见自己肥大,蟹将照见自己蜘蛛般瘦小;于是自卑自馁。亚特兰蒂斯国的兰馨书院教习来访东海,在潘家园的地摊上买了幅齐白石的《虾趣图》和周汝昌的《大观园持螯图》,很得意。来到东海书院要同山长进行学术交流,彼时书院的小蜜蜂们正绞尽脑汁构想学位论文,都来不及把蜜往早餐的面包上抹。见兰馨教习来,纷纷要求传教。他们关心的话题是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观在鲁迅谈魏晋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的文章里所起的作用,要不就是后殖民新批评理论对曹雪芹建构《红楼梦》之后我们来结构有什么帮助。

在读者是没有西洋镜的,与兰馨的教习交流困难,山长于是把虾兵蟹将请来。西洋镜虽然照不出虾蟹们的正形,自身却极有个性以及特点。兰馨先生一见即如睹故土,于是格外有普天之下莫非亚特兰蒂斯之感,率海之沿莫非“老不死的”(Lobster,意为大龙虾)王臣之叹。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啊。学术交流于是在双方顺利展开。亚特兰蒂斯的兰馨书院以“普世情怀”为校训,希望在海外的各个角落传布“亚学”,尤其希望东海的龙宫泽被亚学。东海的虾兵蟹将不经亚学改造则无以成为老不死的。然而,兰馨先生知道东海书院的学子们颇念旧海里的学问,于是开场白用的是薛宝钗讽和螃蟹的诗:“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亚特兰蒂斯国的子民很早就去印第安人的部落占地盘了。那里的人因此也被亚学译称。谈学问的时候喜欢用“框架”(英吉利语叫夫瑞母我克)之类的字眼。说是东海书院的“西海学”不够发达,不如西海里的“东海学”。有一位父辈在东海书院肄业的女四书监生干脆说东海书院里的“西海学”在海洋里的影响力不如西海书院里的“东海学”家。虾兵蟹将们于是自惭形秽,拿着西洋镜赧然相视。印第安部落占领者的后人接纳的东海人的女婿于是说我们今后的学术交流要少一点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叙事”,要弄一点阳春白雪。当然是西海残渣书院印第安渣学分校的阳春白雪。说是这个大领域的文学在东海的传布不广,西洋式偶像崇拜和祭

一次空前绝后的学部委员增选

王扬宗

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形势下进行的。党中央和中科院党组领导充分信任科学家,从增选工作一开始,就明确了由现有学部委员民主选举产生新的学部委员的原则,从根本上保障了学部委员选举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本次增选制订了比较详细的“增补办法”,规范了推荐、遴选和评审、选举等有关程序和办法,增选工作按照该办法规范有序地进行,排除了可能的种种干扰。增选结果出来之后,中央书记处认为学部委员年龄偏大,指示要增加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中年科学家,但中科院认为增补须经全体学部委员协商,不宜行政插手干预,最终书记处没有坚持己见。

增选工作严格遵照增补办法进行。1980年11月26日为各学部投票日,此前在京外的学部委员进行了通讯投票,要求在该日前寄达。少数外地或在国外的学部委员的选票因故未能按时寄达,就被作为废票处理。如华罗庚当时正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他收到选票后立即通过中国驻美使馆的外交信使通道将选票寄回,但仍然晚到数日,他的选票就没有算数。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增选标准和增选办法为后来的学部委员和院士增选打下了基础,被长期沿用。如关于候选人的推荐提名,提出了两种途径:一是由两名以上的学部委员联名推荐,二是由

中科院所属分院和研究机构,中央部委所属研究院、研究所(包括国防系统),各省(市)自治区科委,中国科协所属各学会,推荐本系统、本地区、本单位的有关候选人。各有关主管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科委、中国科协和中科院分别对各自系统的候选人进行遴选后,将候选人报送至中科院。

后一途径本是鉴于“文革”十年造成正常的学术交流难以进行,科学界基本处于隔绝的状态以及国防、军队系统的科学家因保密关系而不为外界了解等情况而采取的临时措施。没有料到的是,这种一时的权宜之计,后来被长期沿用,不仅背离了增选的同行评议精神,而且为一些部门、机构、行业等不同利益群体对增选工作的干扰打开了方便之门。

此次增选学部委员,按照推荐、遴选、评审和选举若干环节有序推进。1979年7月10日,国务院批转了中科院的增补工作报告和增补办法,增选工作正式展开。

经过各渠道推荐的人选,经各主管部门对所辖单位、学会推荐的人选进行遴选后,于1979年10月底前向中科院提出了共计1100余名的推荐人选。随即学部主任、副主任联席会议审查确认有效推荐人选为996人。接着,中科院组织各学部进行评审和选举。先由各学部进行通讯评审或召集评审会议,由各系统报送的候选人中评选出初

步的正式候选人名单。

1980年3月28日至4月2日,各学部在京召开原有学部委员会,进行集体评议,按照差额投票的原则提出了367人的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于1980年11月26日由各学部进行无记名投票,产生出得票过半数的学部委员283人。1981年3月,这一名单经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此次当选的283名学部委员,平均年龄62.8岁,其中55岁以下的40余人,最年轻的是41岁。此次增补后,学部委员总数达到400人。

此次增选首次由中国科学院自主选举学部委员,意义重大。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此次设定增选名额过多,原定为180名,但很多学部委员认为名额过少,中科院遂于1980年5月报请国务院批准将名额扩大为350名。如果按照原定“超过三分之二同意票,当选学部委员”的办法,当选者还达不到原定名额,为使增选者达到和接近既定名额,这一门槛降为“超过二分之一”。这一得票率沿用至2005年,致使我国的学部委员和院士选举的认同度长期低于国际惯例。

更戏剧性的变化是学部委员称号性质的改变。此次增选时,学部委员明确为工作称号,并不是荣誉称号,但他们当选后不到三年,却变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究竟是如何转变的,且听下回分解。

格致书屋

文学中的烟草

隋淑光

【成书晚于《红楼梦》,最早刻本见于清光绪四年的《儿女英雄传》一书是满族人文康所著。在这部书中,吸烟已经成了日常之俗。】

烟草原产于美洲,于16世纪中期传入我国,至今只有400多年的历史。已发现的我国文献材料中对烟草的最早记载,见于明人姚旅写于万历末年的《露书》卷十《错篇》:“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菘。”“淡巴菘”应是“tobacco”的音译,其他的音译还有“淡白果”“丹白桂”等。

在这之前,包括三皇五帝、诸子百家、秦皇汉武、唐宋元祖在内的中国人,没有一个烟民。无论是“唐宋八大家”、李白、杜甫、白居易,无论是孙武、吴起、张良、诸葛亮,在炮制鸿文巨著、辞赋诗歌、指点作战蓝图的时候,都没有在手指间夹上一支香烟的习惯。李白在不得志时“借酒浇愁”,也不曾“以烟解忧”。

在四大古典名著中,曹操吟哦“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猪八戒好色贪吃,但无吸烟恶习;《水浒传》中众多好汉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场面比比皆是,却未见“饭后一支烟”的记载。《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创作于元末明初,《西游记》创作于明代,因此三部书里未出现抽烟的情节并不为奇。

一般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创作于18世纪中叶的清乾隆时期,为曹雪芹所著;后四十回成书于此后二三十年间,为高鹗所续。检点全书,与烟有关的情节在前八十回与续书中各有一处。其一,第五十二回,晴雯伤风感冒,久病不愈,于是用鼻烟来治疗:“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给她嗅些,痛打几个喷嚏,就通了关窍。’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扣金星玻璃的一个扁盒来,递与宝玉。”其二,第一百零一回,宝玉与宝钗结婚不久,一日清晨,宝玉在痴看宝钗梳妆,二人因此受到王熙凤的取笑:“……成日家一块子在屋里还看不够?也不怕了头们笑话。”……把个宝钗直臊的满脸通红,又不好听着,又不好说什么……只得搭讪着,自己递了一袋烟。”

在这两处情节中,第一处所涉及的其实是鼻烟,与点燃后吸食烟草有异。为什么在洋洋大观的八十回文字并未出现吸烟的情节?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释是,其时烟草已经盛行,但是作为《红楼

碟碟不休

侦探小说的多重阐释

韩连庆

【在很多人的眼里,克里斯蒂的小说无疑属于“通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可是在很多作家眼里,她的作品却是完美小说的典范。】

大侦探波洛来到犯罪现场,详细调查后确认了下述细节:游泳帽、洗澡声、瓶子、手表、钻石、海洋的气息和悬崖的高度。这些细节就像漂浮的碎片,看不出什么意义。波洛借助他的“灰色脑细胞”,像玩拼图游戏一样经过一番思考推断出了真相。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上映的电影《阳光下的罪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幕。这部电影和《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波洛均由著名演员彼得·乌斯捷甫夫扮演,上海电影译制厂的毕克为他配音。这两部根据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改编的电影提取了原著的精华,将情节电影化,堪称改编的典范。表演和配音交相辉映,至今仍是我的常备剧目,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温习一遍。

后来市面上又出现了《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电影录像带,也立即成为我追捧的对象。影片当年公映的时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出席了首映礼。1975年,《东方快车谋杀案》获得了多项奥斯卡提名,最终由英格丽·褒曼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影片的演员阵容堪称豪华,有第一代007的扮演者肖恩·康纳利,也

周梦蝶诗选

2014年5月1日下午,台湾诗坛的“苦行僧”周梦蝶病逝,享年93岁。他自上世纪50年代起创作诗歌,在台湾现代诗坛具启蒙与标杆性地位。

孤独国

昨夜,我又梦见我赤裸裸的跌坐在白雪的山峰上。

这里的气候黏在冬天与春天的接口处(这里的雪是温柔如天鹅绒的)这里没有喧嚣的市声只有时间嚼着时间的反舌的微弱这里没有眼镜蛇,猫头鹰与人面兽只有曼陀罗花,橄榄树和玉蝴蝶这里没有文字、经纬、千手千眼佛触处是一团浑浑莽莽沉默的吞吐的力这里白昼幽暗宛如暗夜夜比白昼更绮丽、丰实、光灿而这里的寒冷如酒,封藏着诗和美甚至虚空也懂手谈,邀来满天忘言的繁星……

过去佗足不去,未来不来我是“现在”的臣仆,也是帝王。

刹那

当我一闪地震震于我是在爱着什么时,我觉得我的心如垂天的鹏翼在向外猛烈地扩张又扩张……永恒——刹那间凝驻于“现在”的一点;地球小如鸽卵,我轻轻地将它拾起纳入胸怀。

蜗牛

大鹏在没遮拦的天空纵横驰骋,丝毫不用愁虑天鹰会挽折它的翎羽。

我没一飞冲天,只扬起沉默志忘的触角一分一寸忍耐的向前挪去:我是蜗牛。

菩提树下

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呢?谁肯赤着脚踏过他的一生呢?所有的眼都给眼蒙住了谁能在雪中取火,且铸火为雪?在菩提树下。一个只有半个面孔的人抬眼向天,以叹息回答那欲自高处沉沉俯向他的蔚蓝。

是的,这儿已经有人坐过!草色凝碧。纵使在冬季纵使结痂者底足音已远逝你依然有枕着万籁与风月底背面对密谈的欣喜。

坐断几个春天?又坐熟多少夏日?当你来时,雪是雪,你是你一宿之雪,雪既非雪,你亦非你直到零下十年的今夜当第一颗流星隼然重明

你乃惊见:雪还是雪,你还是你虽然结痂者底足音已远逝唯草色凝碧。(选自《刹那》,周梦蝶著,曾进丰编选,海豚出版社出版)

和揣摩,品味她用简洁生动的语言所描写的市井百态。

在很多人的眼里,克里斯蒂的小说无疑属于“通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可是在很多作家眼里,她的作品却是完美小说的典范。作家马原说,克里斯蒂的小说是最完美的,无可挑剔,可她的小说不会获得诺贝尔奖,大概评委们觉得她的小说已经非常畅销了,不需要再给予过多的关注。王安忆也推崇克里斯蒂的小说,认为她的智商非常高,从写小说的角度来说,她也是个非常好的操作工,高超的技巧让她的创作持续了五十多年。

在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的眼中,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又成了精神分析的范本。每一次命案都是一次创伤性的打击,中断了日常生活的进程,无法融入我们的符号性现实中,侦探的任务就是把创伤性的打击重新符号化,确保常态的重建。当侦探来到犯罪现场时,首先要阐释的是不起眼的细节而不是整体。克里斯蒂在小说《阳光下的罪恶》中描写波洛进行推理时写道:“这些毫不相关的事件必须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绝对不能有任何疏失的地方。一旦所有具体细节都能各就各位后,他就可以求助于自己的信念了。”这些细节都能回溯性地获得意义,把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因此,齐泽克认为,侦探要处理的是意义的领域,而不是“事实”的领域。从这个角度来说,侦探的手法和精神分析师的手法是类似的。